

儂之影史



中華圖書印行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再版

小小說本
偽之影史

第二種定價大洋一角

編輯者 中華圖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中華圖書館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五九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儂之影史序

漢臯某女士者。家本潯陽。父爲清宦。幼嫻書史。長美姿容。祇以中
澁。彼郎來依舅氏。兩小無猜。一燈共讀。天然愛好。默爾心通。女父
辭。彼郎之聰慧。授商肆以經營。分屬店傭。衆稱宅相。朝理簿書於
外室。晚承色笑於中堂。妹及破瓜。兄將弱冠。雖有形骸之別。絕無
瓜李之嫌。自是家翁癡聾太過。遂教弱息。素壁難持。方期弄假成
真。憊尤晚。蓋孰料人欺鬼妬。變故橫生。父何善忘。竟負東床坦腹。
母也不諒。未許北宮守貞。女士於是生死兩難。進退維谷。萬不得
已。無可奈何。忍痛辭家。留書別母。行囊羞澀。拚將淪落天涯。學友

殷勤。幸得棲遲漢上。教鞭影裏。涕淚儼揮。客館燈前。枕函常溼。閒拈柔翰。都成薄命之詩。偶效稗官。盡是斷腸之史。嗚呼。噫嘻。古無補天石。可憐遺恨千秋。世多傷心人。當爲同聲一哭。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一日王晦鈍根甫序

言情
小說

儂之影史

（淪落女子）

嗟乎。韶光易逝。儂倏忽已十九歲矣。天涯淪落。客况蕭條。對孤燈而有淚。望斷家園。嘆隻影之無依。夢虛衾枕。屢欲濡筆書懷。又恐出言無次。且所言者。又皆儂與筱郎之事。筱郎既與儂參商兩地。無復把晤之期。言之愈足以傷儂之心。而亂儂之意。故旋握管而旋中止。茲以寒暑假日。百感皆增。再不得不奮儂之纖腕。以償儂之素志。雖然。臨穎徘徊。又不禁有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概也。

儂今未言之先。有一事不得不求閱者諸君原諒者。儂今日尙在



患難之中。凡農之籍貫姓名。與彼郎之籍貫姓名。均不能一。道出。苟道出者。農家必跟蹤而至。農家至而農與彼郎之生命絕矣。雖然。彼郎已使君有婦。農之郎。彼郎誠爲非分。不惟非分。且覺愧赧。無地。然舍此。又別無稱呼。今暫假之。或亦爲彼郎所矜許乎。農父在滿清時代。曾博一官。歷任數載。頗有蓄積。乃自設一肆於己家。設分肆於某地。是時農年纔十齡。簾前門草檻外。調鸚鵡。或偕鄰娃跳舞於晚風。駘蕩之中。或隨阿兄高歌於涼月初升之候。渾渾噩噩。蓋絕不知人世間有所謂憂患愁懊之事。且肆中生意蒸蒸日上。年終結束。獲利甚豐。農父嘗顧而樂曰。吾家從此當不患貧賤矣。回想此言。再視今日。殆已成過眼烟雲。所謂不患貧賤之

家。庭。儂。遂。不。能。立。足。其。中。矣。

當其時。後郎適至。蓋後郎爲儂家戚串。儂父憫其孤苦。挈之來家。儂當時正苦無侶。得後郎至。欣喜莫可名言。後郎固長儂四歲。儂父遂命儂兄之。後郎亦視儂若妹。相隨相倚。形影未之或離。尤奇者。自後郎至後。凡平時與儂爲伍之鄰娃。儂皆謝絕之。一若天地間。惟後郎一人。爲能得儂之歡心。亦惟後郎一人之一言一笑。足以使儂獲美滿之愉快。殆佛家所謂孽緣也耶。

自是以後。儂之閨闈。又增一嬉笑之小友。儂父復延師教儂兩人讀。儂當時年雖幼稚。智識却開。凡字過目。輒能記憶。後郎問或猶有不及儂之處。因是儂父母愛儂益甚。雖掌上明珠。亦不是過。嘗

撫儂而言曰。吾年行老。一生骨血。惟爾與爾兄。爾若能從此努力讀書。吾當爲爾匹一名門。將來幸福。享受無盡。於是凡儂所需。無不應聲而至。彼郎遂亦因而同享此錦繡膏粱之生活。儂嘗思人生斯世。若能長駐此少小華年。上承雙親鍾愛。下得摯友嬉遊。凡百世事。皆置不計。雖海外神仙。豈足艷羨。乃造物播弄。是非偏不使償此願。且令儂所視爲快樂之光陰。不轉瞬而變成煩惱。儂所視爲閨友之彼郎。不轉瞬做了情人。悲歡離合。重疊而至。憂患苦惱。澎湃而來。東奔西突。直逼儂。至今日如喪家之犬。斷篷之船。人事變幻。不可以逆料。竟至如此耶。嗟乎。儂言及此。儂真欲擱筆向蒼天一問也。

駒光荏苒。彼郎至儂家已五易寒暑矣。此五載中。儂之生涯。暨儂與彼郎之生涯。無非讀書嬉戲。形影相依。至繁瑣。至蕪雜。良不能言之而盡。卽盡之。閱者亦未必欲卒聽。故惟有擱置不道。是年儂已十五。彼郎則已成。儂與彼郎之情感。旣得此五年之醞釀。遂各臻於誠懇之地位。一日。彼郎私語儂曰。吾自有生以來。從未得心性相投。溫存體貼之人。如吾妹者。而今而後。吾當竭吾一生之情愛。以貢獻於吾妹。凡吾妹所欲所思之事。吾亦必鞠躬盡瘁。以爲之。有一日。吾妹卽有一日。我有一日。我卽不能一日無吾妹。質言之。吾之性命。卽吾妹之性命。吾妹之性命。卽吾之性命。雖寶劍利刃。不能斷此糾葛。儂當時情苗旣茁。驟聆此語。寸心中。怔忡如

鹿撞。且又覺此等語。皆儂向所貯蓄心中。羞不肯言者。今皆爲筱郎。一。一。言。之。豈。心。相。印。氣。相。通。而。盤。桓。腦。筋。中。者。遂。亦。相。同。耶。顧儂不無鰓鰓之慮者。則筱郎可永永與儂同處一家否也。若當此情濃意密之時。忽而勞燕分飛。兩人情景。豈復能堪。不意老天佑儂。竟若深憐儂意者。五月間。儂父忽詔筱郎曰。吾肆中貿易。日見發達。以吾與爾兄。即儂兄儂父因愛筱郎。遂亦兄之。之力。良難兼顧。爾年行長。決不能就此荒廢。嗣後當隨吾勸理肆事。苟不失敗者。即爲爾一生生計之長策。吾家亦即爾家矣。儂聞此。爲之喜而不寐。蓋一以爲筱郎慶。一以爲儂幸也。

筱郎既視事肆中。與儂雖不能時共談笑。而一日中亦必數數見。

每見則彼哥吾妹四字。出諸儂兩人之口者。亦必數十百遍。若鄉
 嫗之宣佛號。嚶嚶不絕。更或親吻握手。以示情愛。在禮衡之。此等
 舉動。誠爲非當。然爾時墮入迷津。遂不自覺。所最令儂不解而至
 今。追恨不置者。儂父母胡爲亦放任若是。儂兩人之此種破綻。固
 亦嘗落之兩老人目中。從未聞其一言警戒。豈猶以儂兩人尙屬
 混元無知識也耶。若早使儂與彼郎各知有所畏懼。今日之局。或
 不至一變若是。

彼郎年事雖輕。才智却有過人之處。蒞肆不半載。凡百皆能如儂
 父之意。甚或儂兄比之。猶遜一籌。因是儂家之人益禮重之。儂心
 益敬愛之。然又有兩事。最令儂耿耿於心。而不能詢之雙親問之。

彼郎者一則彼郎曾否定婚一則彼郎是否欲儂爲婦也不意儂正以是爲念而彼郎竟坦然語儂曰吾兩人自總角以至於今情愛可謂臻於極地但吾兩人決不能就此終局會當謀一久遠之計吾固未嘗定婚妹亦閨中待字吾甚欲於此結一段絲羅不卜妹引以爲當否也此等投儂心坎之語儂聞之喜當可如甚至喜極舌結而不能作一語以報彼郎彼郎忽誤儂之意憤然作色曰不願則不願耳直一二語決之奚用此冷面向人儂惶急低聲曰兄誤矣妹豈不願特羞人答答不敢語兄耳彼郎聞此始爲之大慰復語儂曰以後妹當乘機以探老人之意如事可爲吾當盡吾之力以圖之言已親吻而去

儂與筱郎既開此次之談判。兩人心地。遂如結晶體。一燭而盡。知彼此感情。亦因是而更得進步。凡儂一飲一食。必筱郎在側。而始得下咽。甚至購一物。備一衣。必經筱郎手澤。而始稱意。心心相印。固無時不以未婚夫婦自相比儼也。然儂窺測父母之意。似未嘗注意儂兩人之婚事。既未嘗注意儂兩人之婚事。則儂兩人所自期之伉儷。安得有絲毫之把握。且儂父向者嘗謂當爲儂匹一名門。完此大事。以筱郎家世之式微。又豈在儂父之目中。然則欲結此一段絲羅。不綦難乎。儂思及此。憂心如焚。念渺渺此身。正不知作何收束。又明知筱郎當此期望方殷之時。決不能以茲失意之語告之。脫告之。必至釀成他變。然不告。又無以報命。爾時之儂。真

如坐針氈而墜陷阱矣。

次年儂已十六。彼郎則弱冠矣。在禮。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儂父母應當稍有表示。而遷延復遷延。仍未見有若何之消息。儂忍無可忍。遂以之語彼郎。彼郎愀然曰。如是。吾兩人。不其絕望乎。儂曰。今日或不至是。惟世事變遷。人所難料。卽此不圖。來日方長。余父母之如何擺佈。則非余所知也。彼郎曰。吾以淪落餘生。蒙兩老人不棄。提携教養。得有今日。奚能驟以此事干之。脫不見允。不適足召得隴望蜀之辱乎。以吾思之。猶須吾妹先助一臂之力。然後吾再以語哀之。或者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也。嗟乎。儂父母之意。既已如前所述。儂以閨閣處女。安敢以姻事自陳。彼郎此舉。毋

乃太不諒人。

雖然。筱郎之苦心。儂亦知之。觀其所語。亦屬至情至理。儂若不負此責。茲事終當瓦解。思之重思之。亦惟有毅然任之。孰意天下事。竟有出人意表者。於時乃得一絕大之良機。先是儂兄幼時。曾患咯血症。每屆春季。卽發。往年發時。多不過一二日而止。是年忽遷延至旬餘。沾滯床席。幾不起矣。儂父乃召筱郎至。慘然曰。爾至吾家垂六載矣。吾之家事。亦當盡知。乃天不佑吾。不能卒吾之志。令爾兄一病至此。據昨日醫者之言。當無生望。爾兄朝死。吾家夕覆矣。幸爾不惡。咸能繼吾之志。今後吾當以肆中重任。畀之於爾。爾若能克勤克儉。使吾門楣不至墮落者。此肆中之主人翁。非他。卽

爾也。至爾之姻事。吾亦會計及吾一生血統。惟爾兄與妹。爾兄若不起。吾決不忍以爾妹遠字人家。他日乘龍快婿。非他亦卽爾也。嗟乎。以儂白日籌思。夜中成夢。所不能解決之事。儂父竟輕輕道出。儂聞之。喜當如何。翌日。筱郎亦舉以爲儂兩人誌賀。然儂思儂兄若果不起。儂之家世。寧堪設想。他不具論。卽老父數十年來所營營逐逐者。莫非爲儂兄之計。一旦橫遭此變。老父豈克勝此鉅痛。是生而無以自聊。沒而無以續嗣。清明寒食節。得不作若敖氏之鬼耶。如是爲儂計。則佳爲儂家計。則否。儂念及此。又不禁馨香禱祝。刻刻望儂兄之速愈也。

嗟乎。閱者諸君。儂之望儂兄之速愈。乃儂天良所發現。固以爲儂